

吴越咒

蓝泽◎著



寻找古越人

新一代探险盗墓小说锋芒之作
解读千年古剑的遗失之谜，驱散残暴凶案的重重迷雾

神秘刺客乘夜杀人，古剑纯钧遗落现场，从天而降的巨额遗产暗伏杀机，
沉睡在古墓里的阴谋，随名剑一起现于人间！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吴越咒 1

寻找古越女

WU YUE ZHOU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吴越咒. 1, 寻找古越女 / 蓝泽著. —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2.7

ISBN 978-7-221-10421-2

I. ①吴… II. ①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65110 号

吴越咒 1: 寻找古越女
Wuyuezhou1 Xunzhao Guyuenv

作者 蓝泽

责任编辑 阎循平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

发行热线: 010-59623775 010-59623767

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2013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10mm × 1020mm 1/16

字数 231 千字 印张 14

ISBN 978-7-221-10421-2

定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·不得转载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。

目 录

第一章 古剑纯钧 / 1

无论是重量还是平衡感，这把剑都无可挑剔，而血槽里的红褐色痕迹更是给它平添了几分凶悍、苍凉的韵味。

第二章 得遇淑女 / 18

停好车，蔡子安正要回家，忽然就看见穿着米色裙子的赵晓夕走过来，单薄的身影在晨光下看起来翩然如画。

第三章 干昌苑 / 36

地面是黑黝黝的玄武岩，上面还铺着红色的丝绸，精美而光鲜。王琼踏上丝绸，但丝绸却在她的脚下化成了灰粉，飘散开去……

第四章 春色撩人 / 53

蔡子安突然停下脚步，侧过头对王琼说：“那你呢？你爱我吗？”他的眼睛非常明亮，仿佛天上所有的星光都滑进了他的眼睛里。

第五章 魂 组 / 71

莫干行会和魂组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莫干行会如此重视魂组，还特地设这么多牌位来祭拜它的历代老大？

第六章 高岭之花 / 87

蔡子安本能地想要开枪，但却发现，拉住他的是一个气质优雅的冷艳美女。她黑色的长发高高盘起，还斜插着一支玉簪……

第七章 美人千面 / 104

蔡子安抬起头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帕里蒂丝：“你是张瑶？你是偷走莫干行会镇帮之宝白玉琮的女古董商张瑶？”

第八章 迷墓千重 / 121

千尸穿着光彩夺目的红袍，很像是唐朝人的朝服。他两只眼睛都凹陷下去，嘴里的牙齿颗颗突出。最关键的是，千尸的手里抱着一对青铜剑……

第九章 情深意长 / 139

蔡子安把王琼搂进怀里，注视了她好一会儿，心中陡然升腾起一股满足感，觉得自己无比幸福。

第十章 昭王陵 / 156

墓室里横七竖八地堆满了白骨，至少有几千具之多，简直堪称壮观！不过，这些骨殖都已经腐烂得很干净了，比蔡子安和王琼在萧山地堡里见到的那些半腐烂的遗体要好点。

第十一章 天翻地覆 / 169

半年前，有一个酷似静妃的神秘女人闯入了禁地，不仅翻阅了田冈雄留下的剑谱，还偷走了田冈雄带回日本的纯钩剑。

第十二章 公主胜玉 / 187

终于，一个女孩的三维图像出现在了屏幕上：苍白的脸庞，婀娜的身材，漆黑如缎的长发……“像晓夕！”王琼手掩着嘴叫道。

第十三章 万剑之冢 / 202

而平台下方，赫然插着数以万计的利剑，一把把都不带剑鞘，寒光闪闪，鬼气森森。果然是万剑之冢！

第十四章 永诀之痛 / 216

蔡子安紧紧地搂住了王琼，泪水一下子模糊了眼睛。两人静静地相拥着，感受着彼此的温存。月亮在他们背后升起了，带着些许柔情。

第一章

古剑纯钧

聚光灯下，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大男孩正拿着书写板，蹲在一个窑洞中绘制考古学图纸。

大男孩的名字叫蔡子安。他的头发长至耳垂，还很凌乱，发丝下的那双眼睛却闪闪发亮、炯炯有神。而他身上那件过大的深蓝色大衣，则让他显得有点不修边幅了。

蔡子安的周围是各种残碎的陶块，还有几个陶罐，因为他所处的这个窑洞是用来烧制陶瓷的龙窑——它开凿在淡褐色的砂岩层中，很庞大，有两米多高，一百多米长，就好似一条斜卧在山坡上的龙。

连续两个月，蔡子安和他的同学们都钻在野外的遗址里，远离城市，都快忘了刷卡机和红绿灯长什么样子了。

但不管怎么说，蔡子安还是很喜欢这种远离都市的感觉的。他甚至觉得自己是个怪人，跟都市生活格格不入。

画得累了，蔡子安也会觉得有恶魔正潜伏在阴影处，看着他，嘲笑他是个不知道爸爸是谁的野孩子。

“蔡子安，你出来一下，外面有人找你。”灰头土脸的带队老师走进窑洞，朝蔡子安招了招手。

蔡子安愣了一下，然后才站起身，跟着带队老师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出去了。

刚见到阳光的那一刹那，蔡子安的眼睛有点痛，不禁用手搭了个凉棚。好一会儿，他才发现有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带着一份文件来找他，这让他很是诧异。

作为一个正在实习的考古系学生，蔡子安通常只能见到满身污垢的民工、技工、同学，甚至那些到工地上来的专家也绝不会衣着光鲜的。

“您是？”蔡子安犹豫着问。

西装男礼貌地向蔡子安伸出手来：“我是你父亲的律师张克，很高兴见到你。”

“父亲？”

张克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你父亲是天悦建筑集团的董事长蔡建波，你是他遗产的继承人。”然后出示了自己的各种证件以及蔡建波遗嘱的复印件。

“父亲……遗产？！”蔡子安被雷得外焦里嫩了。

他怎么也想不到，和这个西装男见面后，他的世界全变了——他不但有了爸爸，还突然继承了一笔遗产！

而且，如果蔡子安没有记错的话，根据手机报上登载的信息，天悦集团的董事长蔡建波——也就是他爸爸，是被人杀死的，现场还留下了一把诡异的青铜古剑。

“我妈妈知道这件事情吗？”

“当然知道，她已经从苏州赶来德清了，现在正在德清郊区的江城大酒店里等你呢。”

“真的？那我们马上去见她。”蔡子安二话不说就拖着张克，往龙窑附近的09省道赶过去了……

两个人在省道的路边拦了辆的士，一路坐到江城大酒店所在的德清县城。那个县城虽然不大，但是交通便利，经济发达。

当张克带着蔡子安来到江城大酒店406号房间的阳台上时，蔡子安的母亲——身材永远苗条的女艺术家静妃，正架着一个画架，在创作一幅工笔画。

画面上是一个正在浣纱的美女。她的头发随意挽起，身上是一件朴素的蓝灰色长裙，襟是黑的，整个人风姿绰约、倾国倾城……毫无疑问，她就是

四大美人之首，西施。

“子安，你觉得妈妈还像年轻时那么美丽吗？”把黑发束在了左侧的静妃转过脸来，妩媚的面容让人想到了一种叫猫的生物。

“好吧，你很美丽。”蔡子安皱了皱眉头，然后指向张克，“妈妈，你是不是认识这个来送钱的好人？”

“我上午就见过他了，他说的应该都没有错。”静妃平静地点点头，“子安，你不信的话可以看他的证件，他的确是你父亲的律师，他不会撒谎骗你遗产的事情的。”

“我看过了。”蔡子安苦笑了一下，“但你不是说我爸爸在我出生之前就死了吗？而且，你相信那份遗嘱是真的？”

静妃莲步轻移，走到了蔡子安的身边，把一双纤纤素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，但只回答了他的前半个问题：“我的子安，那是我骗你的！”

当当！蔡子安突然感到耳边传来了一阵杂乱无章的摇滚音乐……

太混乱了！世界疯了！

“我走了，再见，有事打我电话。”张克很知趣地先行离开，把时间留给了静妃母子俩。

“我爸爸是怎样一个人？”蔡子安迫不及待地问。

“你爸爸小时候又穷又丑，经常受人欺负，所以，他比谁都肯吃苦，最后，他成功了，赚了很多很多钱。”静妃漫不经心地回答道，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画作上。

“很励志的故事，然后呢？”蔡子安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妈妈。

“他赚了钱之后，就想着要把所有欺负过他的人都踩在脚下。”

“这也是很正常的心理。”

“他还要把所有能体验的乐趣都体验一遍，包括各种各样的女人。”静妃说到这里，手下的毛笔狠狠地往画作上一压，在西施背后的湖面上留下了一摊墨迹。

“再然后呢？”

“没有再然后了，再然后我离开了他。”

“哦。”蔡子安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然后进了自己的房间，也就是静妃隔壁的405号。

那一夜，他无法入眠。

曾经，他也曾经渴望自己有一个爸爸。

小时候，看着别的孩子在爸爸怀里撒娇的时候，他都会偷偷躲开，因为那画面对他来说太难受了。

现在，他突然有了爸爸，但偏偏，他连爸爸的面都没有见到，爸爸就已经遇害了。

到底凶手是个什么人？他为什么要杀我爸爸？

这些问题一直在蔡子安脑海里打转，刺激着他，让他不得安宁。

蔡子安从酒柜里拿出了一瓶红酒，仰头一饮而尽。

借着酒精的刺激，他的脑袋终于昏昏沉沉了，便渐渐地沉入了梦乡之中。

第二天，蔡子安睡到了中午，才揉着惺忪的眼睛起床，穿衣服，刷牙……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：齐耳的乱发、棱角分明的脸、很久都没有洗的尺寸过大的深蓝色大衣。

我是蔡建波的儿子？是不是搞错人了？

算了，不管了，就这样吧。蔡子安甩了甩头，走出了卫生间，然后又叫了份外卖的水饺吃下去。

饱餐后，蔡子安拨通了张克的电话，要求张克带他去案发现场看看：“我爸爸蔡建波的尸体上插着一把青铜古剑，而我是学考古的，也许，我能帮上公安局的忙。”

张克马上就答应了。过了十分钟，他坐着出租车来到了江城大酒店楼下，把蔡子安接走……

蔡子安问张克说：“根据报纸上登载的信息，蔡氏集团的董事长蔡……呃，我父亲，是被人用一把古剑杀死的，真是这样？”

张克叹了口气：“是的，他来德清出差，被一把古剑杀死在酒店里——就是那个凯特大酒店。”

“没有指纹吗？”蔡子安用左手指敲打着右手背。

“警察说凶手可能是用指甲油之类的东西隐去了指纹。”

……

出租车开过三条大街，最终停在了装有玻璃幕墙的凯特大酒店楼下。

蔡子安和张克赶到了凯特大酒店十五楼的 707 号房间外，但房间的门早已经被警察和各式各样的客人给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
虽然警察已经拉起了一截红一截白的警戒线，但一些胆大的客人还是想挤进去看个究竟。

蔡子安也想越过警戒线，但却被几个警察拦住了，双方推推搡搡的。

张克见此，赶紧朝一个高大威武、肩章上是两朵花和一条麦穗的警官喊道：“王局长您好，蔡董的儿子蔡子安想来现场看看。”

王局长王元枫一听是蔡建波的儿子，便皱了皱眉头，但最终还是走过去拍了拍那几个拦住蔡子安的警察的肩膀。

那几个警察立刻就让到一边了，蔡子安也赶紧带着张克走进房间。

望着已经清理过的房间，蔡子安问王元枫说：“这就是案发现场？”

“嗯，看看吧，每一样东西都拍了照。”王元枫把一个黄色的纸袋递过来，蔡子安接过纸袋，从里面拿出了一叠照片。

第一张照片照的就是他所置身的 707 号房间，只不过照片上的时间是两天前。那时候，房间里还满是血迹。

一具高大的尸体横躺着，双手摊开，头部朝向四点钟方位，手边还有一把倒下去的椅子。

根据照片上的数字和画出的直线显示，这具尸体距离床边有零点四五米，距离左墙有一点二三百米。

接着，蔡子安又浏览了其余的照片，发现它们是对尸体不同角度、不同焦距的拍摄。

把这些照片装回纸袋还给王元枫后，蔡子安不安地问道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王元枫淡淡地说：“两天前的早晨，有个服务生经过这里，看到房门没关，就礼貌地叫了一声，但里面却没有人应答。那个服务生等了一下，就推门进去，结果看见了一地的鲜血，吓得马上报警了。”

“凶器呢？”蔡子安认真地问。

“听说你是考古系的学生？很好，那你看看吧。”王元枫把一个扁平的纸箱子端过来。

蔡子安抓住箱子看了看，上面贴着标签“证据，勿动”。

“你必须戴上手套！”王元枫又递给蔡子安一副白色的橡胶手套。

蔡子安赶紧把箱子放在床头柜上，先把手套戴好，然后才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箱子。

箱子里是一把青铜古剑。

蔡子安把手伸进去，触摸到冰冷的剑柄，不禁一阵紧张。接着，他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拿起了里面的古剑，把它举到灯光下仔仔细细地端详了一番——

古剑素面无花纹，横截面呈菱形；剑身长约五十厘米，宽约四厘米；剑柄长约八厘米，重约七百克……无论是重量还是平衡感，这把剑都无可挑剔，而血槽里的红褐色痕迹更是给它平添了几分凶悍、苍凉的韵味。

蔡子安把青铜古剑端到王元枫面前说：“这是一把春秋时期的剑，它的主要成分是青铜。”

王元枫耸了耸肩：“你确定不是仿制品？”

“应该不是，至少我不相信，而且我怀疑它在出土前曾长期被地下水浸泡着，所以才没有生锈。”

王元枫摸了摸下巴：“咳，我是不太懂，但我很奇怪为什么平时我们把铁器浸在水里就会生锈呢？”

“注意，是地下水，它里面没有氧气，而水中的氧原子也不是那么容易分解出来的。”蔡子安比画着手中的青铜古剑，忽然感叹道，“好剑，我能在三十步以外把它扔出去，刺死敌人！”

包括王元枫和张克，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蔡子安。

“我练过武术。”蔡子安淡淡地说。

王元枫不屑地哼了一声。

“往这儿看，在剑身的末端。”蔡子安小心翼翼地把手指放在剑柄前面——春秋时期的剑还没有剑格，剑柄前面只有一截厚实的剑肩。

那上面刻着两个大篆体的字。

“这个？”王元枫盯着蔡子安，看他想说什么。

蔡子安捧着古剑一动不动，自言自语般说：“这两个大篆的字是‘纯钧’，咳，大篆是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通用的官方文字。”

“剑的名字叫纯钧？”

蔡子安点点头：“剑叫纯钧，是春秋时期的一把名剑，在《越绝书》上有记载的。”

他握着青铜古剑的时候，不禁想到了两千年前的阴谋和杀戮，以及那些让人心潮澎湃的刺客：要离、专诸……

“喂，蔡先生，别发傻了。”王元枫伸手在蔡子安眼前晃了晃，然后让手下的人把纸箱子抱走。

蔡子安在沙发上坐下，双手抓头，陷入沉思之中：一把公元前五世纪的青铜剑为什么会出现血案现场？刺客到底是何方神圣？

“总之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刺客，而且剑术一流。”蔡子安说，“不过，我敢打赌，那个哥们儿应该还擅长枪械。”

王元枫摇摇头：“蔡先生，我还得说，让人难以置信的是，刺客可能是个女人。”

“什么？”蔡子安睁大了眼睛。

王元枫从大衣口袋里拿出一个皱成了一团的深色纸袋，然后撕开袋口把手伸进去，用指尖夹出了几缕发丝说：“我找到了这些东西。”

“在哪儿找到的？”

“我拿着放大镜仔细地检查了很久，然后在你父亲的衣服上和裤子上找到了这些。”王元枫严肃地说。

“凭什么肯定是女子的？”蔡子安从王元枫手里拿过了一根头发，把它拉直——乌黑柔顺的长发，让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倾国倾城的美女。

王元枫出了一口长气，盯着指间的那几缕发丝说：“也可能是个留长发的男人，不过我不太相信，因为刺客杀人靠的是技巧而不是力量，这是我根据你父亲两个手腕上还有左腿上的伤口判断出来的。还有，你父亲心脏外的创口是开口朝下的，这就说明刺客要比你父亲矮！”他边说边小心翼翼地把发丝塞回到纸袋里。

真是这样，还是……蔡子安把目光投向窗外，注视着德清那些新建的光鲜的大楼。

尽管王元枫的说法有点牵强，但蔡子安还是想象着，那个黑发如缎的美女刺客，穿着一袭白衣，静如处子动如脱兔，一旦发现目标，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拔出剑……

忽然，蔡子安发觉王元枫在盯着他，用一种很不友好的眼神盯着他，为什么？

他只知道，他们两个现在找到的这点儿证据没有任何意义，纯粹只是推测——从尸体的伤口到那几缕黑色的头发。

蔡子安问了自己一个问题：“她为什么要杀我爸爸？”也许，他应该从这个陌生的爸爸入手才对。

“如果没有别的事情了，那么蔡先生，你可以离开了。”王元枫板起脸来。

“好吧，还是多谢王局长陪了我这么久，跟我讲了这么多事情。”蔡子安看了张克一眼，后者也正在跟王元枫挥手告别。

等蔡子安和张克走出凯特大酒店的时候，昏暗的天空中突然就下起了毛毛细雨，使世间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了……

“扑朔迷离。”蔡子安叹了口气，忽然觉得无助，是的，无助。

张克又招来了一辆出租车，把蔡子安送回到德清郊区他落脚的江城大酒店里。

告别张克后，蔡子安敲响了406号房间的门。

“你是？”一个陌生的丑女人打开门。

蔡子安无奈地掏出手机，拨打了母亲静妃的电话：“妈妈，你去哪儿了？”

“我回苏州了。”静妃淡淡地说。

“好吧。”蔡子安掐断电话，然后拿着房卡一刷，“嘀”的一声，打开了自己的405号房间。

他扑在柔软的白色大床上，熄掉灯，也懒得脱衣服，直接盖上了被子。

不知睡了多久，蒙眬中，蔡子安忽然看到窗外有人影一闪，于是下意识地跳了起来。

哗！伴随着一声巨大的玻璃破碎声，有一颗子弹从窗外飞进来，穿透了厚厚的席梦思。

蔡子安闪入了卫生间里，但这并非长久之计。

他咬了咬牙，拨下了110，冲着话筒喊道：“救救我，我在江城大酒店，有人要杀我！”然后轻轻地推开了门，却看见了一个几乎光头，但在头顶上留着一撮长头发的男人破窗而入！那男人长得倒是剑眉星目，器宇轩昂，还穿着反光强烈的银色夹克和牛仔裤，有点像摇滚歌手。

“银夹克”的速度很快，但蔡子安也不慢。在“银夹克”迈出第二步之前，蔡子安就逃出了卫生间，并随手操起了他从考古工地上带回来的洛阳铲——洛阳铲有两米多长，木柄、铁铲头的两侧弯转，形成一个圆弧。

“银夹克”片刻不停，一边向蔡子安冲过去，一边开枪。

蔡子安咬着牙，退出了405房间，贴在门边的墙壁上。而“银夹克”的子弹把门板打成了木块，飞扬出去。

等“银夹克”冲到被损坏的门边时，蔡子安鼓起勇气，在墙边举起了洛阳铲，拼命地向“银夹克”砸下去。

“银夹克”的右肩膀被打中了，手里的枪也飞了出去。他伸出左手，摸了摸滴着血的肩膀，从腰侧抽出了一把军刀。

蔡子安再次挥动洛阳铲，但这一次却没有打中“银夹克”，只是“砰”的一声打在了墙壁上，打掉了一大块灰泥。

“银夹克”握刀直刺过来，蔡子安也连忙还击。

“锵！”这一次，洛阳铲打中了“银夹克”的军刀，但只是擦过，没有把军刀从“银夹克”手里打落下来。更糟糕的是，洛阳铲卡在了走廊的两根栏杆中间。

蔡子安果断地放弃了洛阳铲，狂奔进了二楼的公共天台，并将天台的门把手用力一拉，然后锁上。

但是“银夹克”在门外面用尽全力地撞着。

蔡子安把身体靠在门上，有点儿抓狂了，毕竟他虽然练过武，但从来没碰到过这种动真格的场面。

门板开始晃动。

蔡子安咬了咬牙，向天台的边缘退过去。

“哗啦啦”！整扇门都支离破碎了。

“银夹克”面露狞笑，握着他的军刀向蔡子安冲过去。

蔡子安回头看一眼，默念一句：“但愿物理定律不要背叛我。”猛然间往下一跃！

他在半空中扭动身体，努力使脚先接触到路边的树枝。

时间眨眼而过，蔡子安成功了。他的脚踩在了了一棵茂盛的法国梧桐上。

下落的冲力推着蔡子安继续向前，但他又伸手抓住了一条树枝……

“嘭！”蔡子安最终还是摔在地上，不过他很快就站了起来。

我不能这样倒下，不能……

蔡子安挣扎着往前走，往前走。

他进入了一条小巷，跌跌撞撞地跑了一阵，终于再也无法坚持下去，腿一软，整个人扑倒在地。

一辆蓝色的奇瑞 QQ 从前方驰来，拼命地鸣着喇叭，“滴滴！”

开车的是个年轻女孩，金棕相间的卷发，银色的眼镜，右边的耳朵上有五个银质的耳钉，正闪着神秘而古老的光。

“喂，喂！什么人嘛，居然挡道不动？我还有急事呢！”女孩骂着骂着，突然发现车前面的人已经躺在血泊中了，一下子惊得目瞪口呆。

她打开车门，把蔡子安拖上车，全速往德清县第一人民医院驰去……

经过一番抢救，蔡子安被几个护士推出了手术室。疲惫不堪的主刀医生对女孩说：“好了，他已经脱险了，没事了。”

大家七手八脚地把蔡子安推进病房。没过多久，蔡子安缓缓地睁开了眼睛，看到眼前有一个穿着蓝衣的身影在晃动，就情不自禁地说：“是……是你救了我？谢谢。”忽然又想到自己已经继承了数不清的钱，立刻就补上一句，“我……我会给你钱的，给你……很多很多钱的。”

女孩笑了笑：“好啊，我现在正想把自己的两家店变成四家，你要是给我投资那就太好了。”

她在蔡子安床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，借着走廊里微弱的灯光，透过他长而凌乱的发丝，看着他的眼睛。

如此深沉，犀利如鹰。

“你为什么会伤成这样？”女孩情不自禁地问。

蔡子安黝然一笑：“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伤成这样……我是英华大学的学生。我本来以为自己只有妈妈，但突然就被告知原来我还有爸爸，但那个爸爸却已经遇害了，还留下了一笔遗产，接着，我就碰到了一大堆麻烦的事情。”

女孩跳了起来：“英华大学？我就是英华大学的啊！”

蔡子安愣了一下：“那你叫什么名字？学什么专业？”

女孩嘿嘿一笑，又坐下了：“我叫王琼，学国际经贸……等等，你说你

继承了一笔遗产？”她开始像打量异界生物一样地打量着蔡子安，“莫非，你就是传说中的，蔡建波的第二个儿子，蔡子安？”

“我是。”蔡子安苦笑了一下。

“那我还真不应该救你！你那个死鬼老爸玩弄了我妈妈，还抛弃她，让她含恨自尽。”王琼咬牙切齿地说完，转身就走。

“等等，王琼是吧？错又不在我，我也是昨天才知道自己是蔡建波的儿子。”蔡子安挣扎着说，“你知道我的手机坏了……咳，恳请你帮我打个电话给我爸爸的人。”

王琼耸了耸肩，又返回到蔡子安的身边说：“好吧，本小姐就再帮你一次。”

她的电话打出去二十分钟后，张克来了，还带来了两个穿着棕色皮外套的彪形大汉，都长得凶神恶煞的。

“真是抱歉，没想到蔡先生您会碰上这样的事情。”张克满脸哀伤地说，“放心，我已经报案了，而且我还联系了先锋特保安全顾问有限公司，给您请了两个保镖。”然后朝那两个彪形大汉努努嘴，“您叫他们阿强、阿杰就行。”

蔡子安点点头，对张克以及他带来的那两个大汉说：“多谢，但我还有几句话想交代我朋友。”他朝王琼努努嘴，然后指了指门，“所以，张先生，你先带保镖去病房外面等一下。”

张克知趣地带着两个保镖出去了。

蔡子安看向王琼，认真地说：“其实我对张克没有好感，真的。”

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反而更愿意相信这个素昧平生的女孩，而不是他爸爸留给他的“爪牙”。

王琼淡淡一笑：“我们不熟。”

“可能是因为你救了我吧。”蔡子安也无可奈何地低下头去，“当然，也可能是你很有心机，故意救我的，毕竟我只是头脑简单的野孩子，但我还是愿意相信你，不知道为什么。”

“谢谢你这么信任我，但我真的该走了。”王琼大笑起来，甩一甩她那金棕相间的卷发，潇洒地推门离去。

蔡子安是在四天后的晚上出院的。那天晚上天很黑，看不到月亮，也看不到星星。

张克把一辆崭新的黑色奔驰开到医院门口，说这是公司配给蔡子安的“坐骑”。

“你要带我去哪儿？”蔡子安拍了拍车门，就带着保镖阿强、阿杰坐进了车子里。

张克干笑了一声说：“带你去杭州的一套别墅，以后你可以不住校，住在那套别墅里了。”

“不带我回家看看？我的意思是说你不带我去我爸爸生前居住的地方看看？”蔡子安好奇地问。

张克无奈地摇了摇头：“也许，你哥哥不太欢迎你回去呢。”

蔡子安暗自嘀咕：“居然还有这样的哥哥。”在医院的这些天里，他已经了解到了，他妈妈静妃是蔡建波的第二任妻子，而那个哥哥是蔡建波和前妻生的。

张克开上高速公路，花了半个小时就到达了杭州，然后又花了一个小时，在拥堵的街道上杀出一条路，开进了一个占地甚广的江南园林式住宅小区里。

荷花飘香的烟雨湖泊、古意森森的水榭凉亭、干净光洁的卵石小路……下车后，蔡子安立刻被小区的诗意设计给吸引住了。但美中不足的是，小区静得就像是墓地，婆婆的垂柳也犹如鬼怪。

“这儿就是您父亲生前投资兴建的豪华小区，清溪苑。”张克边走边说。

“听说，这儿的房子都卖不出去了？”

“的确如此，因为您父亲的离奇死亡，这些别墅总让人觉得有点不祥，就都卖不出去了，只有一个叫张瑶的女古董商买走了109号别墅，然后又低价转卖给了一对祖孙。”张克尴尬地说。

目的地很快到了，那套别墅的门牌号是113号。

张克开门的时候，一只黑猫从他的皮鞋前跑过，“喵喵”地叫了两声，尖利而凄凉。

就这样，蔡子安被安顿进了这幢怎么看怎么不吉利的别墅里，也许，它唯一的好处就是离英华大学很近。

张克离开后，蔡子安拿着他所留下的一串钥匙，漫无目的地在别墅里转